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六十二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

李彪 高道悅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馬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名於山不果而罷

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于朝貴李沖禮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員外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衛國子使於蕭賾遷祕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録為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

無一存虒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為紀傳表志之目焉虒又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亹亹孜孜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師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於竹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俯仕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圜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之饗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

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單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户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邇則華荒忭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為行儉之道猶自闕何者今士人豪富之

家習華既深敦樸情淺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僭度違衷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為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

之王政可為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慇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葢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為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為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為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産為政一年百姓歌之

曰我有田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為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為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為終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

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黄屋而乘輅與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覩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為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為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略有違治道臣之瞽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

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

盛肰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為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㤝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傅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見惡人選天下之

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為衛翼衛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傅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諂佞讒賊者為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疎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光武議為太子置傅以問其羣臣羣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

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正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漢明卒為賢主然則佚之傅漢明非迺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迺生訓之以正道其為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祖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

之日年尚幼沖情未能專既臨萬幾不遑温習令而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之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令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稼穡盈畜倉廩故堯湯水旱

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糧之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内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

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

曹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誡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

後歲旱論者以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令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

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

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
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永制
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
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皁隷同賈誼乃上書極陳
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而體貌
之吏人為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
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
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

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人圍江素服而示懼宋仲子以失舉桓譚免冠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

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

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返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同節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

聽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採願付有司別為條制高祖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加中壘將軍及文明太后崩羣臣請高祖公除高祖不許與彪往復語在禮志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

宿非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宜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何以勸奬勤能可特遷秘書令以酬厥款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十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賾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齊主既賜讌樂以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自喪禮廢替於茲以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猶以素

服從事裴謝在此固應具此我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
言辭樂之事向以不異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
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
厚德執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
何為不終三年彪曰萬幾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
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謂亡禮之禮繪言汰
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曠代之制何關許
人繪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幾何慮於曠彪曰我聞

載籍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五霸臣過於君故事決於下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蹟親謂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顧長閑暇後歲復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曰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行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蹟惘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潤朕當以殊禮相送蹟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别其見重如此彪

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諤後車駕南征假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尋假征虜將軍車駕還京遷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紏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彪為李生於是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詔彪持節綏慰事寧還京除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

僕射李沖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為法官莫能糾劾已者遂多專恣沖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臣聞範國匡人光化昇治輿服典章理無暫失故晉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請隧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譏於璵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既憲章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車服有叙禮物無墜寀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

繆恩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闕東省宜感恩
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
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
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輒集尚書以下令
史以上并治書侍御史臣酈道元等於尚書都座以虎
所犯罪狀告虎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虎答臣
言事見在目實如所劾皆虎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令
請以見事免虎所居職付廷尉治獄沖又表曰臣與虎

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達參與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次啓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懀非違厲色正辭如鷹鸇之逐鳥雀懍懍然實似公清之操臣雖下才輒亦尚其梗槩欽其正直微識其褊急之性而不以為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

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僉以為難而彪東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臣時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謡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

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採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為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以申徹實失為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

行舛是己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過深勍他人己方事人好人佞己聽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高祖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高祖自懸瓠北幸鄴彪拜

迎於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每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卿應報國盡身為用而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譏為朕與卿為宰事與卿為卿自取彪對曰臣愆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皐之下不應遠黙屬車之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高祖納宋弁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高祖明彪無

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高祖崩世宗踐祚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邢巒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為左右彪乃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昶斯實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文而畢高陳民師建而賤貴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唐典纂欽明之冊虞書銘脅徽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録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鑒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

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識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别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汚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録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風美類三代炎闕崇道冠來事降及華馬陳于咸有放焉四敷贊弗遠不可力致豈虛也哉其餘率見而書覩事而

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來焉唯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拓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其光史官叙録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勲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綿綿休烈若不恢史闡録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於是名儒之士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

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為國書假有新進時賢制作於此者恐閨門既異出入生疑弦柱既易善者或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遷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録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殞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

明以燭物履静恭以安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静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藻績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流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

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神鬼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衮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

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為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

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為裘良弓之子善知為箕物豈有定習貫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

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
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勅尚書唯給筆札
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
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禄則親榮優哉游哉
式穀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
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産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並
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
程靈虯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

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誡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為臣誠不知彊欲為之耳竊尋

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静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録庶不為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以其無禄頻相賑餉遂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世宗親政崔光表曰伏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創刊魏典臣昔為彪所致

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彊考述無倦督勸羣寮注綴略舉雖頃來契濶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内思研積歲月紀册必就鴻聲巨迹蔚乎有章盛軌懋詠鑠焉無泯矣世宗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有司切遣之會遘疾累旬景明二年秋

卒於洛陽年五十八始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脇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馬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凶渠皆鞭面殺之及彪之病也體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詔賜帛一百五十匹贈鎮遠將軍汾州刺史謚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所著詩頌賦誄章奏雜筆百餘篇别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為大中正與高祖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

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為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為吏部彪為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遊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譏祚祚每曰爾與義和至交豈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為雍州彪詣澄為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為啓得列曹行參軍時稱美之

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

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其名名為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志後稍遷符璽郎中徐州平東府司馬以軍功累轉後軍將軍中散大夫輔國將軍永寧寺典作副將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為高祖所責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庭後宮咸師宗

之世宗崩為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
志所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乂舉其才
任撫導擢為南荆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建義初叛入蕭
衍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
新昌侯祖育馮文通建德令值世祖東討率其所部五
百餘家歸命軍門世祖授以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
太守賜爵肥如子父元起武邑太守遂居渤海蓨縣道

悅少為中書學士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轉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彊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御史薛聰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維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觀為外兵郎中而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高祖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

詔曰道悦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三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黯鮑也其以為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將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宫極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檝道悦表諫曰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規箴匡正臣下之誠節是以置鼓設謗爰自曩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既踈魯濫蒙榮貴司兼獻弼職當然否佩遇恩華願陳

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别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回付都水用造舟艫闕永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終為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乃脩繕舟檝更為非務公私回惶僉深怪愕又欲御泛龍舟經由石濟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蕪舟檝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躶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

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檝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風軌物寰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深失溥天順則之望又氐胡犯順未恭西道偏戎旗胄仍襲南寇對接迎畿蠻民踈戾每造不軌闚覦間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撫寧後事令姦回息覬覦之望邊寇絶闚疆之心臣稟性愚直知而無隱區區丹志冒昧以聞詔曰省所上事深具

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得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為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回材都水暫營嬉遊終為棄物修繕非務舟檝無彰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矣深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高祖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高祖甚加悲惜贈散騎常

侍帶營州刺史賜帛五百匹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塋謚曰貞侯世宗又追録忠槩拜長子顯族給事中

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

顯族弟敬猷有風度員外散騎侍郎殿中侍御史進給事中輕車將軍奉車都尉蕭寶夤西征引為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

道悅長兄嵩字崐崘魏郡太守

子良賢長水校尉

良賢弟俟險薄爲刧盜冀郡患之

嵩弟雙清河太守濁貨將刑在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録尚書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未幾遷太尉長史俄出爲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爲幽州刺史又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

子景飍幽州司馬

雙弟覯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西征赭陽先驅而歿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閔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擢太和之世輶軒驟指聲駭江南秉筆立言足為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悅匡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魏書卷六十二

魏書卷六十二考證

李彪傳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道爭二字不可曉疑衍文

魏書卷六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六十三至六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姚元烺

魏書卷六十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一

王肅　宋弁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司馬衍丞相導之後也父奐蕭賾尚書左僕射肅少而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蕭賾歴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肅自謂禮

易為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父奐及兄弟並為蕭賾所殺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鄴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高祖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帝旨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因言蕭氏危滅之兆可乘之機勸高祖大舉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

君臣之際猶元德之遇孔明也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投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號平南將軍賜駿馬一匹除持節都督豫䕫東郢三州諸軍事本將軍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於撫接

治有聲稱尋徵肅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
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
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勑又詔曰肅丁荼虓世志等伍胥
自拔吳州膺求魏縣躬操忘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
雪怨恥方展申復窮諭再朞蔬緼不改誠季世之高風
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則理齊
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曾參居罰寧
其哀終吳員處酷豈聞四載夫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

今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有司可依禮諭之為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日百寮詣闕引在中書省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問曰朕知卿等至不獲相見卿何為而來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羣臣焦怖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内微為少澤

烝民未闕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高祖遣舍人答曰昔堯水湯旱賴聖人以濟民朕雖居羣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待立秋克躬自咎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肅曰臣聞聖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五穀臣常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輟膳以來若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無感

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即謂天有知陛下有感矣高祖遣舍人荅曰昨內外貴賤咸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勉勸之辭三覆之慎必欲使信而有徵比當遣人往行若果雨也便命大官欣然進膳豈可以近郊之內而慊慨要天乎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蕭鸞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豫南兗東荊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持節中正

刺史如故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二十二年既平漢陽詔肅曰夫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卹禍恩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讎人戡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羡吳闔而長息比獲蕭鸞輔國將軍黄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微望紓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懐初賾之收肅父與也司馬黄瑤起攻與殺之故詔云然高祖之伐淮北令肅討義陽未剋而蕭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為叔業

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得表覽之憮然觀卿意非專在水當是以藻等銳兵新敗於前事往勢難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遣則禁旅難闕今日之計唯當作必剋之舉不可為狐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圖義陽之寇宜止則止還取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孟表糧盡軍不及至致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陽叔業乃引師而退肅坐劉藻等敗黜為平南將軍

中正刺史如故高祖崩遺詔以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徵肅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等參同謀謨自魯陽至於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並敬而昵之上下稱為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羇遠一旦在己之上以為憾焉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内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其言恒降而避之尋為澄所奏劾稱肅謀叛言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

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茲諸依舊式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蕭寶卷豫州刺史蕭懿率衆三萬屯於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懿遣將胡松李居士等領衆萬餘屯據死虎肅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其將橋珉等斬首數千進討合肥

生擒叔獻蕭懿棄小峴南走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勞之又問江左有何息耗肅曰如聞崔慧景已死寶卷所伏非邪即佞天殆以此資陛下廓定之期勢將不久以肅淮南累捷賞帛四千七百五十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餘如故尋以肅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餘官如故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

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高祖每以此為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世宗為舉哀詔曰肅奄至不救痛悅兼懷可遣中書侍郎賈思伯兼通直散騎常侍撫慰厥孤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務令優厚又詔曰死生動靜卑高有域勝達所居存亡崇顯故杜預之殁窆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誠亦二代之九原也

故揚州刺史肅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本官如故有司奏以肅忠心大度宜諡匡公詔諡宣簡肅宗初詔為肅建碑銘子紹襲

紹字三歸歷官太子洗馬員外常侍中書侍郎卒贈輔國將軍徐州刺史

子遷襲武定中通直常侍齊受禪爵隨例降

紹弟理孝靜初始得還朝武定末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攜二女及紹至壽春世宗納其女為夫人肅宗又納紹女為嬪

肅弟秉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世宗初攜兄子誦翊衍等入國拜中書郎遷司徒諮議出為輔國將軍幽州刺史卒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

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儁風流甚美自員外郎司徒主簿轉司徒屬司空諮議通直常

侍汝南王友遷司徒諮議加前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出為左將軍幽州刺史未幾徵為長兼秘書監徙給事黃門侍郎肅宗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詔宣讀詔書音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徐州刺史謚曰文宣

子孝康武定中尚書郎中卒

孝康弟儁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

卒贈征虜將軍太府少卿

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自著作佐郎稍遷尚書郎員外常侍司空諮議光禄大夫廷尉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仍轉七兵徙太常卿出為散騎常侍征東將軍西兖州刺史衍届治未幾屬尒朱仲遠稱兵内向州既路衝為其攻逼衍不能守為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孝静初轉侍中將軍如故天平三年卒年五十

二勑給東園祕器賵物三百段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兗
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謚
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虩於西兗為仲遠所害
其妻子飢寒衍置之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
翊字士游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歷司
空主簿清河王友中書侍郎頗鋭於榮利結婚於元乂
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清靜愛民有政
治之稱入為散騎常侍孝莊初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禄

大夫領國子監祭酒永安元年冬卒年三十七贈侍中
衛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
子淵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人也祖愔與從叔宣博陵崔建
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
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興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
相州刺史謚曰惠長子顯襲爵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
為後弁父叔珍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弁才學儁贍少

有美名高祖初曽至京師見尚書李沖因言論移日沖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為祕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為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中郎中高祖曽因朝會之次歴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蕭賾賾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

為志氣謇愕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為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為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靽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

莫敢犯法黄門郎崔光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黄門尋即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内外羣官并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毁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為時人所怨從駕南討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荆領葉皆減戍士營農水陸兼作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黄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

吾為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為治且常侍者黃門之麤冗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始高祖北都之選也李沖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有恨於沖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沖沖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嗾及沖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為民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漸旬有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

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弁獨進及御牀歔欷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顔毁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夙夜在公恩遇之甚輩流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沖高祖每稱弁可為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為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三百疋贈安東將軍瀛

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儁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

長子維字伯緒維弟紀字仲烈維少襲父爵自員外郎遷給事中坐謟事高肇出為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

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之子薦為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乂而乂恃寵驕盈懌每以分理裁斷乂甚忿恨思以害懌遂與維為計以富貴許之維見乂寵勢日隆便至乾沒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懌懌坐被録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鞫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别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乂言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為燕州昌平郡守紀為秦州大羌令維及紀

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親尊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而無狀搆間天下人士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乂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維為散騎侍郎紀為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甚眤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除冠軍將軍洛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性踈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為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為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尚書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兇踈終敗宋

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為有徵後除營州刺史仍本將
軍靈太后反政以乂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
清河王事於鄴賜死
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繼
欽仁武定末太尉祭酒
紀肅宗末為北道行臺卒於晉陽
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別駕
弁弟機本州治中

子寶積卒於中散大夫

弁族弟賴字文賢自奉朝請稍遷尚書郎魏郡太守納貨劉騰騰言之於元乂以賴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賴前妻鄭氏亡後十五年賴夢見之向賴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為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流涕賴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賴族弟燮字崇和廣平王懷郎中令員外常侍為征北李平司馬北殄元愉頗有贊謀之功

燮族弟鴻貴為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荆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疎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榮仕赫然寄同舊列美矣誦翊繼軌不殞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

祀之不亡幸矣

魏書卷六十三

魏書卷六十三考證

宋弁傳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荆領葉皆滅戍士營農水陸兼作○滅字當是減字之訛領葉當是地名而亦有訛字

魏書卷六十三考證